

不负

Bu
Fu



则慕

作品

我爱你 /
 却要杀你
 你爱我 /
 却要害我

《萤火》重磅 试读推荐

让男生看了也会哭出的小说
 用泪点重击你的心痛指数

从匪我思存《东宫》到《不负》

从生死不负的誓言到相互利用的背弃
 又是谁说过白首不相离

爱是毒，恨也是毒，除尽情毒
 原来只是念念不忘，生死亦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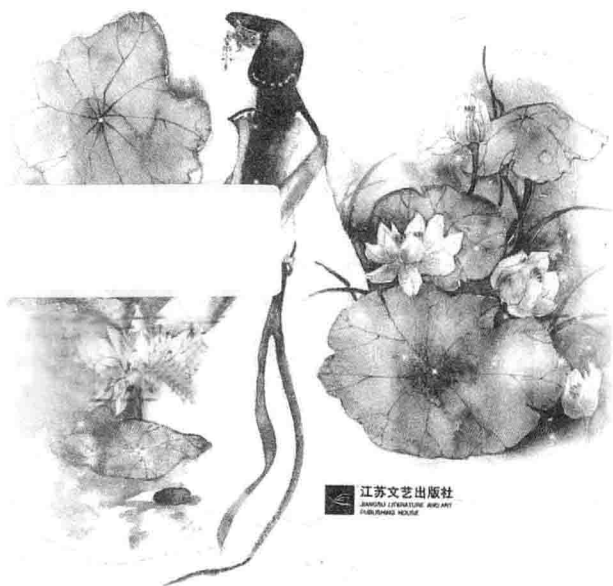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不负

Bu
Fu

则慕
/ 作品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不负 / 则慕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4

ISBN 978-7-5399-6064-7

I. ①不… II. ①则…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45943 号

书 名	不 负
作 者	则 慕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 策 划	花火工作室 (长沙)
责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 编 辑	欧雅婷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装 帧 设 计	粉粉猫 Titi
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 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0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16 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6064-7
定 价	24.80 元

目录

BUFU
CONTENTS



第一章 001

其实我也知道我活不长

第二章 013

钟生毫不留情的一个巴掌

第三章 026

如今，我也不欠你什么了

第四章 041

我本想装作无知无觉地过完一生

第五章 054

十二年前，在我的嘴唇边那个比
飘雪还轻柔的吻

第六章 066

这么清醒冷静的钟生，竟然也有
选择自欺欺人的一天

第七章 083

我决定，用身体里的孤独医治他

第八章 102

我这一辈子，只爱过许碧昭



目录

BUFU
CONTENTS

第九章 120

我本打算用死来惩罚钟尘的

第十章 135

阿昭，我们专心当一对普通夫妻好吗？

第十一章 165

我的命也终归是得有个尽头了

第十二章 180

这是我的最后一日，或是钟尘的最后一日

最终章 211

我与他，再也不要相遇

曲魅番外 227

生前如歌舞，死后同灰生

番外 250

她和他和他和他

后记 277



第一章

其实我也知道我活不长了





其实我也知道我活不长了。

指甲原本应该是粉红色的，但它最近慢慢变成了白色，应该是我身体里的独活在发挥作用。

我倒是无所谓，但怕钟尘看到了会起疑心，只好给指甲上抹了浓浓的丹蔻，火红火红的，像指尖开出了血色的牡丹。

其实远没有这么浪漫，但我到底是闲着没事，坐在太阳底下晒太阳都能晒出诸多感慨。

坠儿端了补汤上来，搁在桌子旁边，说：“皇后娘娘，您最近身子虚，要多补点才好。”

顿了顿，她说：“这是皇上派人准备的。”

坠儿跟我也不过三四年，大概觉得我会因为这件事而欢欣鼓舞，但她实在不了解钟尘。

台面上的事，钟尘从来都做得很体贴，他从小就生活在刀光剑影波涛暗涌的环境里，所做的事，和所想的事，从来不是一样的。

外面很有些吵闹，笑声很响，我问坠儿是怎么回事，她担惊受怕地说：“是……是……是梅妃的生辰，皇上请了梅妃家乡的戏班子，在御花园里搭台子唱戏。”

“哦。”我应了一声。

梅妃。

曲魅被封为梅妃，因为她名字里的“魅”和“梅”相近，也因为她喜欢梅花。

皇上曾赞她如梅花般高洁，凌寒独自开。

然而钟尘忘记了他当初说过什么。

我也喜欢梅花。

还没进宫的时候，我和他在塞外，塞外一年四季寒冷，只有梅花独绽，但数量也极少。有一回是我生辰，他不声不响地踏遍了每一寸雪，收集了一大捧梅花送给我。第二天就发起高烧。

我又心疼又感动，把那些梅花好好养起。

后来入宫，要给我封号，我说我喜欢梅花，不如就叫梅妃，钟尘失笑，说：“你是皇后。”

“那怎么办？”我那时候也小得很，恃宠而骄，故作生气地看着他。

钟尘却笑着拥住我，说：“皇后也是你，梅妃也是你，嗯，贵人还是你，后宫三千，你想要什么名头，随便就是。反正都是虚的——人，只有你一个。”

而如今，真正的梅妃正在后花园里，依偎在钟尘怀里，听着钟尘特意请人为她唱的戏。

这些年来，除却那捧我十六岁收到的梅花，还有什么是真的呢。

坠儿说完之后便很忐忑，她一边轻轻地替我揉着肩膀，一边说：“皇后娘娘您的生辰是什么时候？我的家乡有个说法，过生日的人……”

我打断她：“昨天。”

“啊？”

我微微抬眼，见坠儿错愕的脸庞，忽然觉得很疲倦，说：“我的生日是昨天。”

已经过去了。

坠儿噤声不再说话。



昨天，我这凤栖宫里，一个人也没来。

钟尘没来，曲魅也没有来，那些往年热情的妃嫔更加没有来。

他们大概是不记得了，又或者记得，但只能怪我运气不好，生辰和曲魅的太过接近，那些人忙着替曲魅张罗准备礼物，哪个还顾得上我。

厚重的云层逐渐盖住阳光，我在院子里越发觉得寒冷。

半明半寐间，有一双温柔的手握住我冰凉的手，这触感如此熟悉，我在瞌睡中就忍不住迷迷糊糊地反握住，然而接下来对方的话却让我如置冰窖：“一把年纪了，手还涂得这样红。”

我猛地睁开眼睛，果然是钟尘。他倚坐在床边，面容一如十多年前英俊，只是眉宇间多了几分沧桑与沉着，还有我所陌生的冷酷。

他依然是钟尘，然而更加是当今的皇帝，他是我的丈夫，同时也是别人的丈夫。

我下意识地想把手抽回来，他却不容反抗地更用力握住我的手，说：“躲什么？”

“还没给皇上行礼。”我找了个最可以当借口的借口。

钟尘似是不屑一笑：“不必了。”

我忍不住看了眼窗户，天似乎还是灰蒙蒙的，他在曲魅那里过夜之后，现在居然早早起床，到我这里来，真是让人……受宠若惊。

受宠若惊。

“我忽然想到前日是你的生日，所以才来的。”钟尘似乎看出我的想法，笑了笑，道，“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什么？

这可真是难住了我。

我是个将死之人，所有的东西，死后都不能带走，我要来又有什么用呢？

但我不能这么说。

钟尘不知道我要死了，我也不想让他知道，我若说什么都不要，只会让他觉得我是在耍小性子。

我说：“听说长安郊外百花盛开，我想出去看一看。”

钟尘皱了皱眉头：“你前几日才替曲魅换血救命，身子还很虚，不宜出门。”

顿了顿，他似是回忆般地说：“我记得那时候你替我换血，足足在床上躺了一个月。”

原来他还记得。

我很早就开始想，爱情这个东西，不过是他一时兴起所给的小恩小惠和几句甜言蜜语，我以为我可以再不放在心上，然而我还是错了。

他给我送补汤，我不在乎；他清晨来看我，我不在乎；他一直握着我的手，我更加不在乎。

然而他只是说了一句“我记得那时候”，我就还是被打动了。

是啊，那时候。

我们刚来宫里，一切危机四伏，他还年轻，皇位还没坐稳，无数双眼睛盯着他，随时可能伸出手把他推翻。

那时我与他来宫中时间已经不短，也正发生了一件我和他初次有



间隙之事的时候，我常常往外跑，最后更找了个借口去了郊外，但那时他正在想办法铲除各地藩王，其他的倒是还好，只是其中有个硬骨头宁王，怎么啃也啃不动，后来，钟尘终于想到办法，谁料却让宁王大怒。

之后，宁王孤注一掷，派了刺客来，十多个死士不顾一切涌上去，他中了一剑，剑上有剧毒。我得到消息之后，立马跑了回去，我那时医术已很是高超，但对那毒却束手无策。

那大概是我见过的钟尘最虚弱的一次，他脸色苍白，没有一丝活气，在病榻之上偶尔醒来，叫的都是我的名字，吩咐我在他死后如何全身而退。

我怎么能让那样的钟尘死去呢。

事实上，我是师父从毒谷中救出的，在遇上师父之前，我一直被当做药人养，这个事情钟尘不知道，我也没多大把握，我趁着半夜无人，偷偷和他换血，钟尘毫无知觉，我就着月光看他苍白的脸，心里泛起怜惜和痛苦。

然而一切都是值得的，第二日他便醒来，所有的人尤其是御医们都惊呼钟尘果然是龙子，可钟尘晓得，他抓着我的手问我做了什么，我想隐瞒，却还是挨不住昏了过去，这一躺就是一个月。

我身体里的药叫独活，可以换血救人之命，然而换血后，人会极其虚弱，身体冰凉宛如死人。

他大概是怕我真的死去，每晚拥着我睡觉，我半夜醒来，他居然都没睡着，一双如不见底深渊的眸子牢牢地看着我，见我身体冰凉，又紧紧抱着我。我贪恋那样的温暖，没给自己开补身体的药，让它慢慢恢复，故而躺了那么久。

可这次不同。

我换完药的当下，钟尘便迫不及待地冲了进来，抱住曲魅查看她的状况，甚至看也没有看我一眼。

没人搀扶，我只能不晕倒，摇摇晃晃地走到室外，坠儿担忧地扶住我。我昏睡了半日，醒来之时浑身冰冷更甚上回，我自己开了药，让坠儿去抓，如此没多久便可以下地活动，其间钟尘忙着照顾曲魅，又要为曲魅的生辰准备，对我唯一的关怀，便是那些连一点心思都没花的补汤补药。

没有人爱，就更要爱自己。

这句话是师父一直告诫我的，我如今终于体会到。

我看着钟尘，无奈地说：“那便不出去吧。”

钟尘有些不耐烦地皱紧眉头，道：“你如果真的很想出去，我也可以安排，每次都这样要死不活的口气又有什么意思？”

要死不活……他倒是说中了。

我不想理他，没有说话。

钟尘反而放软了口气，道：“我想到要送你什么了。”

他今天心情不错，不然以往他早就干脆甩袖出门了。

我看着他，不知道他会提出什么意见。

但他只是笑，眉宇间依稀是多年前小男生的样子。

“梅妃怀孕了。”

我有一瞬间的错愕，随即低头：“恭喜皇上。”

他哼了一声，大概是对我不冷不热的反应甚为不满，但我想到的是，难怪他会清晨就来这里，难怪他会提起我的生日，难怪他这么开心。



一切都说得通了。

钟尘接着又高兴地说：“我知道，你肯定也想要有个孩子。”

我和钟尘在一起十多年，一直没有孩子，这是我和钟尘最大的遗憾——当然，是我们感情还很好的时候。

钟尘一直希望我能生下他的孩子，然而我却迟迟没有怀孕，他急得要命，甚至想找御医替我们把脉开药，研究一番。

我哭笑不得，告诉他我自己就是医师，有问题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后来拗不过他，还是和他都喝了一些药，然而却毫无进展，久而久之，他也放弃了，这成为大臣们逼他娶其他女子的借口之一。

他第一次纳妃，还想偷偷瞒着我。对方是边关元帅之女，边关元帅远离京师，手握重权，天高皇帝远，钟尘娶他的女儿，其含义不言而喻，我怎么可能被轻易瞒住，很快便知道这个消息，但我没有任何举动。

我不想看见钟尘为难的表情，也知道他的不容易。

身为皇帝，怎么可能如他所言，真的只有我一个呢？

但他除了新婚当晚，其余时间再也没去过那个妃子那里，我自然是开心的。

我不闹不吵，但并不代表我不介意，钟尘主动对我专一，我更是感动非常，后来他陆陆续续纳了几个妃子，皆是这般的待遇，但到底是有人怀孕了，钟尘难掩开心，有时在我身边都心神不宁，似乎惦念着那个孩子。

他要当父亲了，这是第一次，我没法指责他，只能故意说自己不

舒服，让他不要来找我。钟尘如蒙大赦，一直陪着那个妃子直到她生下小公主。

那时候钟尘居然还跑来对我说，还好是个女孩子，他希望第一个皇子是由我诞下的。

大概是他真的这么想，后来几个妃子生的都是公主，如今后宫之中有四位小公主，却没一个皇子。钟尘越来越不开心，他已经不指望我生孩子，更不再对我提起皇子的事情。

他不指望我，我也不指望他，我们两个对彼此都毫无指望，这真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情。

如今曲魅怀孕了，这真是件天大的喜事，大概是钟尘太过开心，居然对我说出了这样的话。

我也想要个孩子？

这是当然的。

我已经快三十了，在我人生的前半段里，有师父照顾，中间的那段时间里，有体贴的钟尘，按理来说，完满的人生里，只差一个可以膝下承欢的孩子。

但我不可能有孩子的。

我看着钟尘，说：“皇上怎么忽然这么说。”

钟尘道：“你是皇后，没有子嗣已成为那些大臣对你提出异议的借口，如果你有子嗣，自然再好不过。”

“他们说了这么多年，无所谓了。”我摇了摇头。

钟尘却笑了：“话怎么能这么说，既然是可以做到的事情，何不努力一次？我最近一直在陪梅妃，倒是冷落了你。”

我没有说话。



钟尘握着我的手松开，缓缓摸上我的面颊，一边道：“皇后也快三十了吧？却是看不出来，只是到底不及真正的二八少女。”

他摸了摸我眼角，露出一个意味不明的笑容：“还是有纹路的。”

我道：“皇上，臣妾很累，您的心意我感激不尽，但我现在需要的是休息。”

钟尘收回手，冷着脸道：“这么说来，你是要拒绝我？”

“臣妾真的很累。”我只能重复这句话。

“累了就更该休养。”钟尘忽然靠近，捏着我的下巴硬是逼着我抬起头直视他。我又累又无力，居然抬不起手来打掉他的手，钟尘的嘴唇几乎贴着我，他的吐息轻轻拂过我的脸，而后一个轻轻的吻落了下来。

他的手拉开我的衣领，轻啃我的锁骨。

我闭上眼睛，心里一阵无力。

钟尘将我推倒，吻的力度逐渐加大，从嘴唇蔓延至耳朵、脖颈，我终于还是没忍住，说：“皇上，臣妾是不可能有身孕的。”

钟尘的动作戛然而止，他微微抬起身子，冷冷地看着我。

“那次为皇上换血之后，臣妾就再也不可能怀孕了。”我直视钟尘，想看他的表情。我猜他也许至少会有哪怕一点的羞愧，然而钟尘的表情是那么冷静甚至冷漠。

我从来没有告诉过钟尘这个事情，虽然我觉得很可惜，但也没办法，比起那些可能会出生的孩子来说，钟尘更加重要，而我不告诉钟尘，只是因为觉得如果他知道，必然会又失望又自责。

太医的药没有用，我自己也不开药方，因为我用我未来孩子的命，换了钟尘的命，而我甚至舍不得让钟尘知道。

我原以为我可以瞒他一辈子。

但如今，居然要以此作为一种筹码，以免他在我虚弱不堪的时候，再给予重创。

床第之欢，从来是我和钟尘你情我愿，两人恋到深处，总难免缱绻缠绵，然而现在被他当做恩赐，在我一点力气都没有的时候赠与我，我实在是消受不起。

钟尘坐直身体，静静地看着我：“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朕。”

“是臣妾的错。”

钟尘忽然露出一抹笑意：“错？你有什么错？挑战宁王的人是我，被刺客刺中的人也是我，让你以血换命的人，亦是我。”

他忽然没有说“朕”，而是用我，如以前一样。

称呼回到从前，可惜距离还是一样的远。

钟尘继续道：“如果是以前，我会感动得不知所措。”

他伸手轻轻地抚摸我的脸颊，温柔得像十七岁那年第一次亲我的脸颊，然而语调却冰得像十七岁那年塞外的飞雪。

“可惜现在，不同了。”

“好好休息吧，朕的皇后。”他意味不明地俯身亲了亲我的额头，一碰即离，转身便大步踏出。

我忍不住开口：“皇上。”

钟尘的脚步骤然停住，他并未回头，只道：“嗯？”

“您还记得那年您刚准备回宫，我们险些分开吗？”我轻轻地说。

钟尘似乎是思考了一会儿，可惜他终究说：“不大记得了。”

我没再说话，钟尘在原地站了一会儿，见我再无反应，还是推门离去，我只瞥见他衣袂纷飞如掠过空中的大雁。



他到底是不记得了。

那年钟尘准备回宫登基，我却不愿意回去，师父也不肯让我去，说是庙堂之中太过复杂，不适合我，我哭哭啼啼的，钟尘也难得地红了眼眶。

那时候我也才十九岁，眼睛通红，在屋外坐了一个晚上，师父来劝我，说这不算什么，我根本不信他，说：“怎么可能不算什么，生离死别，是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

但师父只是笑。

我那时年幼，却自以为勘破了世间最悲哀的事情，一个生离死别，足以让人肝肠寸断，然而如今我才明白，生离死别的确不算什么。

这个世界上最悲哀的事情不是生离死别，而是相爱的人啊，于那么多波折后依然在一起，可是爱却在不知不觉中，一点点耗尽了。